



世界著名作家散文選

紀伯倫等著

苗湘成編選

世界著名作家散文選

紀伯倫等著

苗湘成編選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世界著名作家散文選

著者 紀伯倫 等
編選者 苗 湘 成
出版兼發行者 **上海書局** 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K.

印刷者 立信印刷公司
九龍新蒲崗伍芳街23號11樓

一九七七年五月四版 文/652 P.474 25K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ESSAY	【日本】廚川白村作	周豫才譯	一
歌三首	【敘利亞】紀伯倫作	蘇玲譯	九
「船的來臨」及其他	【敘利亞】紀伯倫作	冰心譯	三
「啼笑集」選	【敘利亞】紀伯倫作	葉靈鳳譯	五
「第一次的茉莉」及其他	【印度】泰戈爾作	鄭振鐸譯	七
愛情與人生	【印度】泰戈爾作	吳巖譯	七
巴黎的憂鬱	【法國】波特萊爾作	周作人譯	七
薔薇篇	【法國】波特萊爾作	周作人譯	七
白拉鐵羅與我（片斷）	【俄國】屠格涅夫作	巴金譯	一五
	【西班牙】希門涅斯作	柳門譯	二七
「砂沫集」選	【敘利亞】紀伯倫作	葉靈鳳譯	一五
「飛鳥集」選	【印度】泰戈爾作	鄭振鐸譯	一五

莎士比亞文鈔	【英國】莎士比亞作	朱生豪譯	一八一
羅曼·羅蘭文鈔	【法國】羅曼·羅蘭作	傅雷譯	二〇三
布萊克斷想篇	【英國】布萊克作	黃雨石譯	二二七
狄德羅文鈔	【法國】狄德羅作	陳修齋譯	二三八
從淺草來	【日本】島崎藤村作	周豫才譯	二四七
蜜蜂的發怒（外一篇）	【比利時】梅特林克作	茅盾譯	二五七
鳥雀爲什麼歌唱	【法國】狄拉曼作	柳木下譯	二七一
塞耳彭博物誌	【英國】懷德作	柳木下譯	二九三
草原紀事	【英國】何德遜作	柳木下譯	三〇一
布封博物誌	【法國】布封作	任典譯	三〇九
愛昆蟲的小孩	【法國】法布爾作	周作人譯	三三三
「第俄提瑪的啓示」鈔	【希臘】柏拉圖作	朱光潛譯	三四九
「論悲哀」及其他	【法國】蒙田作	梁宗玟譯	三五五
青年的不朽感	【英國】郝茲列特作	佚名譯	三五五

過去·····	【比利時】梅特林克作	茅盾譯·····	三七五
與幼小者·····	【日本】有島武郎作	周豫才譯·····	三九一
秋天的哀怨（外一篇）·····	【法國】瑪拉美作	卞之琳譯·····	四〇五
年輕的母親·····	【法國】梵樂希作	卞之琳譯·····	四〇九
湖畔小品·····	【德國】赫塞作	柳木下譯·····	四二一
「箭手」與「鼠籠」·····	【法國】羅曼·羅蘭作	孫梁等譯·····	四二七
「孤獨者」及其他·····	【西班牙】阿左林作	卞之琳譯·····	四三九
高尚生活·····	【荷蘭】Multatuli作	周豫才譯·····	四三三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日本】佐藤春夫作	周作人譯·····	四三七
英國斷片·····	【德國】海涅作	茅盾等譯·····	四四五
遊美雜記（選）·····	【波蘭】顯克微支作	茅盾譯·····	四五三
古都的魅力·····	【日本】鶴見祐輔作	周豫才譯·····	四七七

ESSAY

【日本】廚川白村作
周 豫 才 譯

一

因爲正月的放假，有了一點閒暇了，想寫些什麼，便和原稿紙相對。一拿鋼筆，該會寫出什麼來似的。當這樣的時候，最好便是取 essay 的體裁。

和小說戲曲詩歌一起，也算是文藝作品之一體的這 essay，並不是議論呀論說呀似的麻煩類的東西。況乎，倘以爲就是從稱爲「參考書」的那些別人所作的東西裏，隨便借光，聚了起來的百家米似的論文之類，則這就大錯而特錯了。

有人譯 essay 爲「隨筆」，但也不對。德川時代的隨筆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記，或者銜學家的研究斷片那樣的東西，不過現今的學徒所謂 Arbeit 之小者罷了。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茗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爲度的道理吧。也有冷嘲，也有警句吧。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

縱談什麼，而託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

在 *essay*，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彩，濃厚地表現來。從那本質上說，是既非記述，也非說明，又不是議論，以報道為主眼的新聞記事，是應該非人格底 (*impersonal*) 地，力避記者這人的個人底主觀底的調子 (*note*) 的，*essay* 却正相反，乃是將作者的自我極端地擴大了誇張了而寫出的東西，其興味在於人格底調子 (*personal note*)。有一個學者，所以，評這文體，說，是將詩歌中的抒情詩，行以散文的東西。倘沒有作者這人的神情浮動者，就無聊。作為自己告白的文學，用這體裁是最為便當的。既不像在戲曲和小說那樣，要操心於結構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之類，也無須像做詩歌似的，勞精敝神於藝術的技巧。為表現不偽不飾的真的自己計，選用了這一種既是費話也是閒話的 *essay* 體的小說家和詩人和批評家，歷來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西洋，尤其是英國，專門的 *essayist* 向來就很少，而戈特密斯 (O. Goldsmith) 和斯提芬生 (R. L. Stevenson) 的，則有不亞於其詩和小說的傑作。即在近代，女詩人美納爾 (Alice Meynell) 女士的 *essay* 集「生之色彩」 (*Color of life*) 裏所載的諸篇，幾乎美到如散文詩，將誠然是女性的纖細和敏感，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的處所，也非常之好。我讀女士的散文的 *essay*，覺得比讀那短歌 (*Sonnet*) 之類還有趣得多。

詩人，學者和創作家，所以染筆於 *essay* 者，豈不是因為也如上述的但丁作畫，拉斐羅作詩一樣，就在表現自己的隱藏着的半面的緣故麼？豈不是因為要行爽利的直截簡明的自己表現，則用這體裁最為順手的緣故麼？

就近世文學而論，說起 *essay* 的始祖來，即大家都知道，是十六世紀的法蘭西的懷疑思想家蒙泰奴(M.E. de Montaigne)。引用古典之多，至於可厭這一節，姑且作爲別論，而那不得要領的寫法，則大約確乎做了後來的藹瑪生(R. v. Emerson)這些人們的範本。這蒙泰奴的 *essay* 就轉到英國，則爲哲人培根(F. Bacon)的那個。後來最富於此種文字的英吉利文學上，就以這培根爲始祖。然而在歐羅巴的古代文學中，也不能說這 *essay* 竟沒有。例如有名的英雄傳（英譯 *Lives of Noble Greeks and Romans*）的作者布魯泰珂斯(Plutarkhos 通作 Plutarch)的「道德論」(Mortalia)之類，從今日看來，就具有堂皇的 *essay* 的體裁的。

雖然籠統地說道 *essay*，而既有培根似的，簡潔直捷，可以稱爲漢文口調的艱難的東西，也有像蘭勃(Ch. Lamb)的「伊里亞雜筆」(*Essays of Elia*)兩卷中所載的那樣，很明細，很滑稽，而且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懷的浸錄。因時代，因人，各有不同的體裁的。在日本文學上，倘說清少納言的「枕草紙」稍稍近之，則一到兼好法師的「徒然草」，就不妨說是儼然的 *essay* 了吧。又在德川時代的俳文中，*Horotogis* 派的寫生文中，這樣的寫法的東西也不少。

11

起於法蘭西，繁榮於英國的 *essay* 的文學，是和 *journalism*（新聞雜誌事業）保着密接的關係而發達的。十八世紀的愛迪生(J. Addison)斯台爾(R. S. Steele)的時代不待言，前世紀中，蘭勃，亨德

(L. Hunt) 哈茲列德 (Wm. Hazlitt) 那些人們的超拔的作品，也大抵爲定期刊行物而作。尤其是在目下的英吉利文壇上，倘是帶着文筆的人，不爲新聞雜誌作 *essay* 者，簡直可以說少有，極其佩服法蘭西的培洛克 (H. Belloc)，開口就以天外的奇想驚人的契斯透敦 (G. K. Chesterton) 等，其實就單以這樣的文章風動天下的，所以了不得。恰如近代的短篇小說的流行，和 *journalism* 的發達有密接的關係一樣，兩三欄就讀完的簡短的文章，於定期刊行物很便當，也就是流行起來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日本的新聞雜誌上，這類的文字却比較地不熱鬧。近年的，則夏目先生的小品，杉村楚人冠氏，內田魯庵氏，與謝野夫人的作品裏，都有着有趣的東西，此外也沒有什麼使人忘不掉的文字。這因爲，第一：作者這一面，既須很富於詩才學殖，而對於人生的各樣的現象，又有奇警的銳敏的透察力才對，否則，要做 *essayist*，到底不成功。但我想，在讀者這一面也有原因的。其一，就是要鑒賞真的 *essay*，倘也像看那些稱爲什麼 *romance* 的故事一樣，在火車或電車中，跑着看跳着看，便不中用的緣故。一眼看去，雖然彷彿很容易，沒有什麼似的滔滔地有趣地寫着，然而一到蘭勃的「伊里亞雜筆」那樣的逸品，則不但言語就用了伊利沙伯朝的古雅的辭令，而且文字裏面也有美的「詩」，也有銳利的譏刺。剛以爲正在從正面罵人，而却向着那邊獨自莞爾微笑着的樣子，也有的。那寫法，是將作者的思索體驗的世界，只暗示於細心的注意深微的讀者們。裝着隨便的塗鴉模樣，其實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沒有蘭勃那樣頭腦的我們凡人，單是看過一遍，怎麼會移到那樣的作品鑒賞呢。

然而就是英國的新聞雜誌的讀者，在今日，也並非專喜歡蘭勃似的超拔的文章。*essay* 也很成了輕易的東西了。所以少微頑固的批評家之中，還有人憤慨，說是今日的 *journalism*，是使 *essay* 墮落了。然則在日本，却並這輕易的 *essay* 也不受讀者的歡迎，又是什麼緣故呢？

在日本人，第一就全不懂所謂 *humor* 這東西的真價值。從古以來，日本的文學中雖然有戲言，有機鋒 (*Wi*)，而類乎 *humor* 的却很少。到這裏，就知道雖在議天下國家的大事，當危急存亡之際，極其嚴肅的緊張了的心情的時候，尙且不忘記這 *humor*，有了什麼質問之類，漸漸地煩難起來了的危機一發的處所，就用這 *humor* 一下子打通；互相爭辯着的人們，立刻又破顏微笑着的風韻，乃是盎格魯索遜人種的特色，在日本人中是全然看不見的。一說到議論什麼事，倘不是成了青呀黑呀的臉，「固也，然則」，或者「夫然，豈其然哉」，則說的一面固然覺得口氣不偉大，聽的一面也不答應。什麼不謹慎呀，不正經呀這些批評，就是日本人這東西的不足與語的所以。如果擺開了許許多多的學問上的術語，將明明白白的的事情，也不明明白白的地寫出來，因為是「之乎者也」，便以為寫着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高興地去讀。讀起來，自己也就覺得似乎有些了不得起來了吧。將極其難解的深造，邃的思想或者感情，毫不費力地用了巧妙的暗示力，咽了下去的 *essay*，其不合於日本的讀者的尊意，就該說是「不爲無理」吧。

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的讀者總想靠了新聞雜誌得知識，求學問。我想，現代的日本人的對於學藝和知識，是怎麼輕浮，淺薄，冷淡，這就證明了。學藝者，何待再說，倘不是去聽這一門的學者的

講義，或者細讀相當的書籍，是決定得不到真的理解的。縱使將所謂「雜誌學問」這一些薄薄的知識作爲基址，張開逾量的嘴來，也不過單招識者的嗤笑。因爲有統一的系統底組織底的頭腦，靠着雜誌和新聞是得不到的。

但是定期刊物既然是商品，即勢不能不迎合讀者的要求。於是日本的雜誌，——不，便是新聞的或一部分的也一樣，——便不得不成爲全像通信教授的講義一般的東西了。試去一檢點近來出得很多的雜誌的內容去，先是小說和情話，其次是照例的所謂論文或論說的「固也然則」式的文字，接着的就是這講義錄。除掉這些，則龐然數百葉的巨冊，剩下的便不過二十葉，多則三四十葉，所以要算稀奇。在普通的英美的評論雜誌上一定具備的詩歌呀，*essay* 呀，輕易尋不到，那是不勝古怪之至的。

不覺筆尖滑開去了，寫了這樣傲慢的話放在前頭，倘說，那麼，我要做 *essay* 了，則即使白村這人怎樣厚臉，也該誠懇地向了讀者謝妄語之罪，並請寬容。爲什麼呢？因爲真像 *essay* 的東西，到底不是我這等人所能做的。

Essay 者，語源是法蘭西語的 *essayer*（試）。即所謂「試筆」之意吧，孩子時候，在正月間常寫過「元旦試筆」的。倘說因爲今年是申年，所以來做模擬的事，固然太俗氣，但是我作爲正月的試筆，就將歷來許多文人學士所做過的 *essay* 這東西，真不過姑且仿作一回的。要寫什麼，連自己也還沒有把握。如果缺了時間，或者煩厭了，無論什麼時候，就收場。

附記：

廚川白村（1880—1933），名辰夫，號白村。日本著作家，文藝評論家。其著作爲中國讀者所熟知者，有「苦悶的象徵」及「出了象牙之塔」等。本文選自「出了象牙之塔」，原爲獨立的兩篇，這裏把它合在同一標題下，並把原第一篇開頭的一小段文字畧去。

歌三首

蘇玲譯

浪之歌

我和海岸原是一對情侶；激情使我們親密，大氣又使我們分離。當天空露出蔚藍色的晨曦，我就來到這裏，把自己銀白色的浪花和它那金黃色的砂粒攪在一起，我用自己的水分驅散他心頭的暑氣。一黎明時分，我在戀人耳畔悄悄地許下了誓願，於是我們緊緊地擁抱。傍晚，我唱着祝禱愛情的詩篇，他於是吻我的嘴唇。

我很任性，心情總是不能平靜；可是我的戀人却永遠容忍，而且又是那樣堅定。漲潮的時候，我擁抱着他；潮退了，我就撲倒在他的腳下。

每當海洋的女兒從龍宮來到海面，坐在山崖上欣賞那點點繁星的時候，我圍繞着她們跳過多少次舞。我聽過多少戀人愛情的傾訴，我陪他們一起，思念美人，伴隨他們同聲歎息。我對山崖講了多少話語，可它們原都是啞巴，我對它們微笑，獻媚，它們却置之不理。我從深淵裏救出無數生命，使它們得以復生。我從海底盜出無數珍寶，將它們獻給了美神。

寂靜的夜晚，當睡神擁抱了大地萬物，唯獨我難以入眠——我有時唱歌，有時歎息。多麼傷心！

失眠折磨着我，可是我在戀愛呵！而愛情的脾氣是不喜歡睡眠的。

這就是我的生活，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是這樣銷磨歲月。

雨之歌

我們是上帝從天上撒下的銀線；大自然將我們接住，用我們來美化山川。

我們是從阿斯塔特女神^①王冠上落下來的美麗的珍珠，早晨的女兒搶走了我們，將我們撒遍大地。

我在哭，一個個小山丘却在笑；我往下掉，花兒們却高高地昂起了頭。

烏雲和大地是一對戀人，我同情他們，並為他們傳遞書信。我傾注看，沖淡了他們倆中間的這一個個的強烈慾念，撫慰了另一個的受創的心靈。

雷聲和閃電預報着我的到來，天空的彩虹宣佈了我旅程的終結。生活就是這樣，它從憤怒的雷電腳下開始，然後在安謐的死亡的懷抱裏結束。

我從海裏升起，在太空的羽翼上翱翔。看到美麗的花園，我就下降，我去親吻鮮花的嘴唇，擁抱樹木的枝條。

①阿斯塔特女神——古腓尼基豐收女神、母愛之神與愛神的希臘名稱。

萬籟俱寂，我用纖細的手指敲着窗上的水晶玻璃，這聲音組成了歌曲，使多愁善感的心靈沉醉。大氣的炎熱生育了我，我却要驅散這炎熱的大氣，正像女人一樣，她們總是從男人那裏取得了征服他們的力量。

我是海洋的歎息，是蒼穹的眼淚，也是大地的微笑。愛情也是這樣，它是感情的海洋裏發出的歎息，是沉思的天空滴下的淚水，是心田裏浮出的微笑。

美之歌

我爲愛情指出了方向，我是靈魂的佳釀，是心田的食糧。

我像一朵早晨開放的玫瑰花。摘下我的是一位姑娘，她吻了吻我，然把我緊貼在她的胸口上。

我是幸福的宮殿，我是歡樂的源泉，我是寧靜的開端。

我是那溫柔的一笑，浮現在姑娘的唇邊；年輕人看見，就會忘掉自己沉重的負擔，他的生活就會變成甜蜜的、夢一般的草原。

我爲詩人喚起靈感，我是藝術家的旅途良伴，我是音樂家忠實的教員。

我是嬰兒的一雙慧眼，溫存的母親看見了，她就會跪下祈禱，歌唱讚美安拉的詩篇。

我在亞當面前變成了夏娃，並且征服了他；我以女友的身份去見所羅門，把他變成了智者和詩人。